

长安街接吻

夏天敏◎著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**夏天敏**，精彩小说合集再现
每一篇文章都经过精心挑选，每一个故事都精彩绝伦
有比《最爱》更让人感动的乡村故事，有比“许三多”更让人敬佩的村里人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长安街接吻

夏天敏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接吻长安街:夏天敏短篇作品集/夏天敏著.---

北京:中国长安出版社,2012.2

ISBN 978-7-5107-0438-3

I. ①接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6906号

接吻长安街

夏天敏 著

出版: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(100006)

网址: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:ccapress@yahoo.com.cn

发行: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电话:010-85099947 85099948

印刷: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17.5

字数:260千字

版本: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07-0438-3

定价:32.00元



月色晦明 /1

罗铭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，酒精使他丧失了理智，屈辱使他疯狂，愤怒使他失控。他几步跳过来，一把就把煤老板提起来丢在沙发上，脱下衣服包起那堆钱，说今天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，老子现在就提走。

下山去充电 /43

桃花在镇上见人拿着这东西在讲话，这东西真是神奇，小小的还没巴掌大的东西，竟然能与不知身在何处的人讲话。打手机的人是镇上的干部，桃花想这贵重东西是只有干部和老板才有得起的。没想到自己的男人也有了，她就怀疑起来，担心起来。

漫过花园洋房里的浓烟 /75

刘武生一进院门就傻眼了，偌大个院子像遭了兵燹、水灾、泥石流、地震，变得连他都不认识了。要说呢，墙还是那个墙，房还是那个房，主楼是主楼，客房是客房，可他还是傻眼了，愣愣地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。

拯救文化站 /113

老陈来到文化站，文化站冷冷清清，空寂无人。打开院门，院里人去屋空，院里那株野蔷薇长得蓬蓬勃勃，这株野蔷薇是建文化站时自己栽的，既没施肥，也没浇水，却像绿色的火焰四处乱蹿，占了小半个院子。

接吻长安街 /146

在长安街接吻是我这些年最强烈的愿望，我不晓得我到底犯了什么邪，老是想在车辆首尾相接，人流如发了山洪水的长安街上与柳翠接吻。

冰冷的铁链条 /176

这是怎样的地方，这是怎样的冷呵。凉风垭口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上，凉风垭口之外，是个很大的高原坝子，这个坝子的寒暖阴晴都和这个垭口有关。这个垭口一起雾，坝里的气温骤然下降，这个垭口一刮风，坝里的天气立即冷飕飕，即使出着太阳，人们也得穿上厚厚衣服。

讨债 /207

我茫然、无助地在城里徘徊，拖着疲惫、伤痛的身体。我饥肠漉漉，看着街上的食品直流口水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太憎恨城市里的摆在玻璃柜里精美的食品，它们那精美的形状、厚厚的奶油、香甜的气息使我快要发疯。小街上的餐馆也特别折磨人，那五颜六色的菜肴和食物的香味使我把持不住，随时想冲过去将别人的碗夺来。

在那无聊的日子里 /245

那日子，真是闲得无聊的日子。我、铁梭标等一帮人，成天无所事事，成天瞎球捣乱。戴红袖套的时候年龄不够，学历差一截。你别以为现在才讲学历，实际最混乱的那个年代也讲学历，学历低了革命质量不高，影响组织的形象。

月色晦明

罗铭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，酒精使他丧失了理智，屈辱使他疯狂，愤怒使他失控。他几步跳过来，一把就把煤老板提起来丢在沙发上，脱下衣服包起那堆钱，说今天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，老子现在就提走。

江边小镇普竹镇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，镇派出所副所长罗铭抢人被抓起来了。这个消息如惊天霹雳，震得小镇上的所有人都脸色发白，大脑里面一片混沌。这消息使大家一时回不过神来，这年头不管发生啥事，就是基地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摩天大楼，就是印尼大海啸，就是海湾战争，萨达姆被擒，也没有这个消息使小镇的人震惊。小镇天热，每天傍晚一条青石板街上坐满了裸胸露背，只穿件褂褂、或者干脆啥也不穿，只穿条硕大短裤的人在门口纳凉，他们坐在竹楼上摇着扇子，喝着凉茶，讲闲话、摆龙门阵。小镇上说书的朱怀古说这消息不可靠，我宁肯相信赤日炎炎的夏天会下雪，宁可相信公鸡会打鸣，宁肯相信你谢长脚会生娃娃，也不相信罗铭会抢人，罗铭是啥人？身穿警服堂堂正正，头戴警徽威风凛凛，腰别手枪歹徒丧胆。谢长脚，你莫是天气太热热晕了吧。谢长脚在江边帮人搬运东西随时有消息发布，谢长脚说朱老师，我宁肯生娃娃我也不信罗所长会抢人，这个人讨是讨嫌点，一天黑丧着脸，一会儿去抓逃计划生育的人，一会儿去撵街，把人家做点小生意的撵得鸡飞狗跳。就是

征地拆迁也少不了他，那个破锣嗓子拿起高音喇叭一喊，喊得你心都跳出来。不过，说他抢人我还真不相信，不是我堂舅子讲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谢长脚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哑了口，谁都知道他堂舅子是镇上管司法的副书记。管司法的副书记讲的还会假么？朱怀古摇着的扇子不摇了，他幽幽地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他一叹气，大家也七零八落地叹气，天气是越发地热了，热得大家昏昏沉沉。朱怀古说走，回去睡觉，众人也说走，回去睡觉。热闹的街上，人顿时走了不少。

—

罗铭正在普竹镇的一座大山上守候一名逃犯。普竹镇地处高原山区，地形复杂，海拔从几百米到两千多米，山下的镇子在江边，气候炎热异常，山上的村子寒风嗖嗖，山头还蒙着雪，赶场那天罗铭接到一个山农的举报，说在罗汉坪见到了杨家庆。杨家庆是个逃犯，因杀人逃匿在外六年，一直无法抓到，这是一个上级督办的案子，年年清点年年无法完成，为此普竹镇派出所多次受到批评，他这个主持派出所工作的副所长，弄得脸上很是无光。

罗铭没有叫人，自己一个人就上山了，其实要叫人也叫不到。所长老钟半年前就住院了，患的病是叫人绝望的病，另外两个警察在外执勤，其余几个都是联防队员，派不上用场的。他在山上转悠了几天，步步紧追，一点也不敢马虎，穿过森林，走过沼泽，攀过悬崖，进过山洞，果然发现逃匿六年的逃犯。眼看杨家庆就快要落入自己手里，他怀里的手机却不停地震动起来，罗铭不敢看手机也不愿看手机，这时只要一眨眼，这个对这片山区比对自己掌上的纹络还熟的逃犯就可能消失掉，但手机却不屈不挠地震动，刚震动完又震动，几乎没有片刻的歇息。罗铭耐着性子不管手机的震动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在树林里时隐时现的逃犯。但手机震动得太频繁太有耐力了，罗铭想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，手机不可能这么不管不顾地震动，他脑里冒出个念头，是不是家里出事啦，父亲患上老年痴呆满世界乱走，关也关不住，会不会被车撞了？抑或是罗蓓被人绑架了，当警察的可没少得罪人，罗蓓是随爷爷奶奶在城里上学的，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幽暗狭长的小巷。这样一想，罗铭头发就乍起来了，背

脊上也嗖嗖地冒出了冷汗。他掏出手机连看也没看就拨了下去，电话里传来喂喂的声音，他一听是孙书记的声音，肺都气炸了，连忙挂掉电话将手机塞进口袋，再看那个逃犯，却神秘地消失了。他气得狠狠地捶了几下自己的头，慌不择路地跑起来，树林里杂树太密，荆棘一蓬连着一蓬，荆棘下有许多凹凸的坑，他来不及择路，慌慌张张地乱冲乱撞，结果掉进一个大坑里，脚被摔破了，手上脸上也被荆棘划了许多血痕，等他骂骂咧咧地从坑里爬上来，哪里去找逃犯的影子呢？

袋里的手机一直没有停止过震动，罗铭此刻真想把它掏出来砸了，忍了忍没砸，一个警察怎么能没有手机呢！没有手机就等于没有耳朵没有眼睛。况且，这手机还是孙书记买的呢，他从局里带来的破手机，早就烂得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，还经常断线。

孙书记的电话又来了，这一次火气很大，说罗铭你扯鸡巴蛋，你为啥不接电话？你狗日在抱着老婆还是抱着小姐睡觉。我一个书记打电话给你，打十几次你不接，你眼里还有人吗？罗铭听他脾气这样大，想必是有急事，孙书记轻易不发脾气呢。他说对不起哪，我在抓逃犯呢。孙书记说笑话，你在抓逃犯，我还在国务院开会呢。这两天你到哪里去了，咋也不说一声？罗铭说真的，那个通缉六年的逃犯杨家庆出现了，我一直在山上呢。那你为啥不说？我一直在找你呢。书记这是秘密，来不及向你汇报，对不起了。孙书记说逃犯抓到了吗？抓到了就尽快带着下山。罗铭懊恼地说，球才抓到了，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，正在跟踪的节骨眼上，一看电话那龟儿子就不见了。咳，咋这样巧呀，罗所长你莫骗我哟。孙书记不大相信。罗铭说骗你是孙子，这里山高林密的，眼一眨就不见，你是山里人难道不知道。好了、好了，不说这事了。跑了也就跑了，迟早总要抓到的，他总不至于跑到奥巴马家做客吧。就是去了，你罗所长也有本事抓回来。孙书记用开玩笑的口吻讲，看样子他也有些内疚了。

尽管懊恼，尽管气愤，罗铭还是下山了。不下山咋办，逃犯是抓不到的了，至少是现在。况且，孙书记一直叮嘱他马上下山有急事，问啥急事也不说，只说下山就知道了。对于孙书记，他内心的感受是很复杂的，既讨厌又离不开，既尊重又看不起，既感谢又躲避着。总之，怪怪的，像五味豆，酸甜苦

辣麻啥都有，说不清以啥味为主。

孙书记是以县委办副主任的身份下来的，比他早来了两年。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来镀金的，他的前景很看好，高学历高起点，年富力强、能力超群，就是缺少基层锻炼这个环节，没有这个环节，仕途链上就少了一环。孙书记知道下来锻炼的意义，干起工作玩命，办法多点子新，使这个偏远乡镇工作有了起色。

孙书记待罗铭不薄，他们在的望云县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县，又连续几年受灾，派出所除了人头工资外，其他工作经费几乎没有。这还不说，县局还给每个乡镇派出所下达了创收任务，任务不能说不重，他这个派出所下达的就是每年12万元。在接受任务时，他苦着脸说能不能少点啊，欧副局长，你知道普竹镇是个穷得掉毛的镇，你就是把我和弟兄们卖了也完不成任务啊。你少给我来这套，你小子才下去多长时间就变得油嘴滑舌的了，普竹镇穷还有比普竹镇更穷的呢。望云乡穷不穷？人家都超额完成任务了，你还有脸跟我讨价还价。这话我不听，你去跟杨局长说。罗铭站起来跟欧副局长续水，仍然一脸是笑，说谁叫你是我的老领导呢，谁叫你喜欢我、关照我、宠爱我，这话打死我也不敢跟杨局说。欧副局长说小子你少跟我套近乎，我宠爱你个屁，要宠爱我宠爱我的小狮子狗去。你小子听好，这不是我定的，是局党组定的，谁叫咱们这个县除了人多啥也不多，连温饱都难得解决。告诉你，现在财政紧张到连工资都保不了，除了教师和警察，其他系统的工资都拖着，你小子幸福吧，比县机关的工作人员幸福。咱们要破案，要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，要维护社会稳定，哪样不要钱？这些钱财政一分都没有，靠我们自己创收啊。欧副局长说着说着，脸上有了一层乌云，心情暗淡起来。罗铭不敢再讲话，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尽量完成吧，尽量为领导分忧。欧副局长说罗铭，你是我器重的人。你记好，创收这事不是尽量完成，而是一定要完成，上天入地打破脑袋也要完成。最好能超额完成，你是聪明人，有些话我点到为止，创收这事，关系到你的成长进步。行了，你好好想吧。

派出所要开展工作，没有钱不行，普竹镇是个边远偏僻的山区乡，百分之九十五的村都在山区，地域宽广地形复杂，从炎热酷暑的江边河谷到霜冻严寒异常的山区、二半山区都有，普竹镇除了包谷、荞子啥都不长，也就是江

边河谷有一点花椒、蘑芋、形不成产业卖不出价钱，镇财政和县财政一样日子过得苦巴巴的。教师们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镇上的职工生病住院报销单据半年压到马月，生了病自己买点药吃。有的自己找草药，不少人都快成江湖郎中了。尽管如此，孙书记对派出所还是挺关照的，只要开口，他都会想方设法抠点出来，不至于让他们连案都办不成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孙书记对他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可想想孙书记为人总体上还是不错的，经常到派出所串串门子，听他们汇报些情况，有了闲暇也和他们打打双扣，不时还请他们到镇上饭馆搓一顿。要不是这样，他才不会在抓捕逃犯的紧要关头下山去呢。

二

普竹镇这些日子很是热闹，这是江边河谷地带的一座古老小镇，年代老得无据可查，房子有了年数就意味着衰老、腐朽、破败，普竹镇真的烂成一包糟了。不仅烂，而且是土木结构的房，一旦失火就是天上裂个口子降下雨来也救不熄。前段时间街头的两座房子燃了起来，怎么救都救不熄。好在两座房子中间有块空地，火没接过去，否则成排连在一起的普竹镇就是一片灰烬了。那晚孙书记站在尚未完全熄灭的火烬前，一脸忧郁和惊恐，他觉得老镇的这两排一间挨着一间的柱子连着柱子、板壁连着板壁的老镇再不拆掉，不仅是有碍观瞻，而且是埋着一个巨大的炸弹，迟早会把自己炸得一塌糊涂。

第二天孙书记叫人去给烧毁的老房子拍照，可镇里没有照相机，只好让人去请开照相馆的人来照。随后，他就一连半月没有露面，等他回来时，脸瘦了一圈，人很憔悴神情却很亢奋，他跑县里跑市里跑省上，动用了所有的关系，终于弄到一笔钱。应该说这笔钱还是很可观的，就是县里也不容易弄到这么多钱。可是要将老镇的两排老房子拆掉重建，还是显得很紧，镇里经过研究，动员群众齐心协力投资投劳建设美好家园，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助。这在小镇是亘古未有的好事，房子早就烂成一包糟了，东倒西歪阴暗潮湿不说，如果一旦起火，谁家也不能幸免，大家都在提心吊胆过日子。孙书记思谋着，要一笔款不

容易，拆掉重建更不容易，要建就要建得上档次，规划要一次到位，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当然，他内心有个想法，在这偏远落后的地方，要出政绩实在不容易，不把握这个机会会让人后悔一辈子。小镇上的居民很配合，大家都愿意按规划把街扩宽，谁愿意住在一条又脏又窄放个屁熏倒一街人的地方呢。可偏偏街中间就出现了一家钉子户，这户人家的房子是新盖没有几年的钢混三层楼，鹤立鸡群耸立在灰蒙蒙低矮破败的街上。这家人是有些背景的，他家的房子一层开餐馆，二层放录像，三层开旅社，凡是上面来的人都住在他家，生意红火得不行，这次要拆建，房主人死活不肯，硬顶着。眼看两边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这座，这让镇上的人焦虑不已，更让孙书记急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

按说孙书记和房主也是有些交情的，知道他的姨夫就是县局的欧副局长，凡是来客都往他这里引。镇上欠了不少餐馆的钱就是没欠他的钱，孙书记知道他这里还有几个四川小姐、很有些姿色的，过往司机都愿住他家，孙书记出于多方考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。可是房主不给他面子，说要拆可以，看在你我的交情上我不会为难你，但你要给我赔偿。你们那点补助，不够我修个厕所的。孙书记问要多少钱？他说囫圇着算也要30万元。孙书记当时就差点晕过去了，这不是要他的命么？他要来的那点钱不是被他要去了十分之一么，镇上那么多房子还修不修？

为这事孙书记急得舌上起了泡，嘴上起了皮，他找人去做工作，自己上门做工作，甚至还悄悄回了趟县城，找欧副局长出面做工作。对于欧副局长他倒是不怵，问题是县里的管干副书记是他哥，这就使他不得不格外地小心了，想方设法想把事情尽量圆满地解决。欧副局长客气得叫他不好意思，说这是镇里的事，孙书记你们尽管按规定办事，这事我不会支持的，该拆就拆管他是什么人。尽管这样，孙书记还是忐忑不安，知道人家说是这样说，但到底是至亲关系，硬拆了会是什么结果？

这事拖得时间也长了些，从冬弄到春，又从春弄到夏，雨季说来就来了，镇上的人还都蜷缩在临时搭的四面漏雨、八面进风的窝棚里，怨气越来越浓，情绪越来越抵触，不时有人成群结队跑到镇政府要求讨个说法，弄得孙书记天

还没亮就下乡，几天几夜不回来。但这事是躲不过绕不开的，愤怒的群众又跑到县里市里去反映，县里市里左一个电话又一个批示，责令他必须迅速处理好这事。

最近几天，市里的一个领导要到普竹镇来，说是来视察，其实是回家看看，他的家就在普竹镇附近一个村里，这个市领导是分管教育的副市长，与城建并不搭界，但人家毕竟是市领导，说话是很有份量的，这就让孙书记急得跳脚，弄不好这事就会砸锅。

罗铭下山时天已黑定了，四周的大山完全隐藏在墨汁似的漆黑中，看不到壁立的山崖和狰狞的怪石，只见到江边河谷里星星点点的灯光。他到镇政府去，看门的告诉他孙书记在“好又来”饭馆等他，“好又来”是镇上比较上档次的饭馆，孙书记显然要在此请他吃饭。到了饭馆的雅座里，却只见孙书记一人坐着并无其他人，他说怎么就我一人？孙书记说又没接待上面，来那么多人干啥？我是专门在这里请你一人的。罗铭有些惶恐，这不太好吧，我随便吃点得了，搞得太隆重反而不自在。罗铭知道乡财政困难，孙书记不随便请人吃饭的。孙书记看出他的疑惑，说放心，今晚是我请你吃的，我工资比你高不是，你嫂子还是个小财主呢。孙书记的女人在县城承包了个建材厂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。

孙书记点了好些菜，都是这个餐馆最上档次最有特色的。罗铭有些不安，几次劝阻都劝阻不了。上菜时，孙书记拿出一瓶“五粮液”，说这酒我藏了七八年了，那年去“五粮液”酒厂参观时买的，绝不掺假，一直舍不得喝，今晚咱哥俩把它喝了。倒酒时，浓郁的酒香溢了出来，引得罗铭五脏六腑翻动起来，嘴里的清口水差点流了出来。酒确实是好酒，清清亮亮的，但似乎又有点粘，知道是有了年头的好酒。罗铭嗜酒，如果不出外勤几乎顿顿离不开酒，但他只喝得起七八元一瓶的酒，更多的时候是喝普竹镇产的荞酒，劲大、度高蛮过瘾，只是喝了头疼、晕晕乎乎的。这瓶好酒，把他的酒虫子全勾出来了，他知道这酒孙书记也是轻意舍不得喝的。

罗铭馋酒，端起杯子一仰头就干了。孙书记给他斟满，说不喝急酒，你空着肚子，先吃些菜才好，否则伤胃。说着给他夹了不少菜。罗铭脸热、心热，觉得孙书记真够哥们。想起他对派出所的好来，端起满满的酒杯敬过孙书记，

一仰头又一口干了。说孙书记你急急忙忙叫我回来，是不是有要紧的急事？有事你就讲，凭你对我的关照，拼了命我也会去做的。罗铭想是不是又遇到超生游击队了，要他配合镇上去抓。这种事罗铭可没少干过，普竹镇天高路遥居住分散，有时得知躲超生的人回来了，少不了要叫上派出所的助阵。这里的群众生育观念落后，你好不容易得到线索，爬几十里山路去将人堵住，一个村的人全出来了，男的赤着膊手里拿着扁担、锄头，老的少的站在前面，女的披头散发哭着骂着，把镇上的人团团围住，任你怎么宣传怎么解释都无法把人带走。有时会有冲突，弄不好去的人被人家打散了要抓的人却带不回来。这时就要派出所的人出面，他们穿着警服，腰上别着枪，手里提着警棍，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，胆子再大再刁顽的人也会被镇住。罗铭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，上面知道了肯定会追究责任。但他碍于情面，碍于书记对他的支持，只得去。每次去的时候，他都反复叮嘱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队员，他们去仅仅是震慑一下，绝不可以使用警具，谁出事谁负责。

孙书记回敬罗铭，酒杯也是倒得满满的，他一仰头一口喝下。孙书记被满满一杯酒呛得咳了起来，五脏六腑像烈火燃烧一样灼得生疼，连眼泪都呛得流了出来。这时他不再摆书记的谱了，说罗铭哥，我遇到难处了，你不搭个手到还真过不了这个坎。罗铭说啥事这样让你为难，你讲，只要我办得到的绝不当缩头乌龟。孙书记拍着他的肩，说也只有你在关键时候能帮我，其他谁靠得住？李镇长天一亮就进城了，说有个项目要跑一下。球，老滑头太滑了，把个烂摊子撂给我。罗铭说啥事你就直说了吧，再绕我就绕晕了。孙书记把市里领导要来视察的事和强行拆那户挡道房子的事一说，罗铭的酒一下醒了大半，酒醒了他就糊涂了。他抓住酒瓶给孙书记和自己咕咕倒酒，倒满了，双手举起抬到额头，说喝酒喝酒，孙书记我敬你，我先干为敬。说完一仰头，一杯酒又进了肚。孙书记说我给你说正事呢，你到底帮不帮？罗铭迷糊着眼大着舌头说啥事大得过吃饭喝酒，雷都不打吃饭人呢，喝痛快再说。说着又拎起瓶子。孙书记一把抢过瓶子，生气了，说喝、喝个球。你小子休给我装佯，把事情说个结果再喝。你说一句，帮还是不帮？你要为难，我再也不会找你。以后各过各的桥，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话说到这份上，罗铭想装酒醉是再也装不过去了，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和孙书记搞僵了，他的财源就彻底断了。这还不说，他还有公安局下达的创收任务呢，孙书记是一方诸侯，这地盘上他说了算。派出所在普竹镇收这样罚款那样罚款，其实都是违规违纪的。如果孙书记较起真来，他就只有卷起铺盖滚蛋了。

那晚罗铭虽然喝醉了，却一夜睡不着。他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，口干渴，不断地喝茶，心里更纠结。孙书记提的这件事太让他为难了，这是个几乎无法解开的死结，任你绞尽脑汁打破天灵盖都想不出两全之策。在酒桌上他虽然极其勉强地答应了孙书记，并且还自作聪明地说，让镇里发个执行任务的通知，他好有个交待，孙书记勃然大怒，说发通知？亏你小子想得出来。能发通知我还找你干啥，这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，你小子也太聪明过头了吧，想挖个陷阱陷我？其实这话也是他一时情急想起来的，孙书记蠢到连这都不懂，不是天大的笑话了么？

罗铭之所以为难是有原因的。这事放在过去也不算啥事，派出所做的“不规范”的事还少么？谁都知道警力是不能随便动用的，谁都知道警察的本职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，可到了基层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。抓计划生育是镇上的事，可通知到你能不去么？去了你带着枪支警具本身就是“不规范”的。上访的人来围住镇政府，几十上百号人把镇政府围个水泄不通，书记被困，连吃饭上厕所都走不出，通知到派出所，派出所能不去么？如果说普竹镇的老百姓是镇政府的衣食父母，那镇政府就是派出所的衣食父母，父母遇到难处了，能袖手不管么？

问题出在哪，出在罗铭既不能得罪镇上，更不能得罪欧副局长。镇上要拆的房主是欧副局长的亲戚，欧副局长和他有特殊的关系，欧副局长对他有知遇之恩，想起欧副局长他心里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

这是一柄双刃剑，触到哪一边都会被刺得鲜血淋漓甚至丧命，你说罗铭怎么能不犯难呢？更何况，欧副局长不仅对他有恩，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前途和发展。欧副局长是位资深的常务副局长，在局里说话不说一言九鼎，起码可以把地砸个坑。

与其实在睡不着，不如到外面走一走，也许走累了，就睡得着了。罗铭顺

着拆得烂糟糟的街朝江边走，所谓江，其实是一条河。高原少水，有条河也叫做江了。明月浮出了云层，依稀见得到崔嵬的岩壁，看得见高大的黄桷树，还看见了一块巨大岩石侧边的一间茅屋，看见这茅屋，罗铭大脑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心里蓦然一热，冒出想去看看这茅屋主人的愿望。茅屋的主人庆老汉是个传奇人物，能下套捕猎，能下江捉鱼，能治各种各样的怪病急病疑难病，一把草一块树皮几片叶子在他手里都能治病。他突发奇想，如果去拆街中间那座房子自己必须参加的话，那就一定要找个能让人信服的理由使自己可以离开现场。

他和庆老汉有交情，老汉孤身一人，爱喝酒，捉了鱼捕了野鸡和野兔，总要提到派出所和他喝顿酒，敲开老汉的门，老汉懵懵忪忪地问他，准是有什么急事？他把来意说了，老汉说这算啥子，你叫人喊我一声就行。老汉点上灯，在屋里摸摸索索找出一把带泥的草，说天亮时你嚼了吃下，记住千万不能喝水，更不能吃东西，这药能把你疼得遍地打滚，但不伤身，只是受罪呵。老汉叹了口气。

第二天镇政府的人全到齐了，镇上没有推土机，各人手里捏着板锄、十字锹、钢钎、八磅大锤，像是要参加筑路工程。孙书记特地穿了双长统水鞋，腰里扎了军用皮带，铁青着脸，他在搜索派出所的人。罗铭和另外两个正式警察是穿着警服的，衣服规整、板扎、别着枪威风凛凛，七八个联防队员穿着迷彩服、提着警棍，虽不威风却也整齐、利落。孙书记脸上浮出一丝笑，开始训话，趁着训话的空当，罗铭悄悄把洗净的草药放在嘴里慢慢咀嚼，他特意选了这个时间，是怕早了药性发过，晚了药性还没发。警察小刘说所长你吃啥？他说闭嘴，我会吃啥，这不是胃疼吗？吃点药。

孙书记走到罗铭身边，啥也没说，只是紧紧地握了下他的手，罗铭感到那手的力道和份量，还有手上传达出的信任和期盼。他回应了一下，同样的有力道，同样的让人放心。

从镇政府出来，远远就看见那栋房了，房上似乎还有人影晃动，罗铭的心几乎快跳出胸膛了。书记交给派出所的任务是必须牢牢控制住人，派出所的人每人都有具体任务，谁和谁控制谁都清晰明了的，他和小刘的任务是控制房主宋老板。宋老板身高体胖一身疙瘩肉，没有点功夫是控制不住的。如果宋老

板要以死相拼问题就复杂了，不是他伤到自己就是自己伤到他，想到这里他头皮发麻一身冷汗刷刷流出，他希望药性快速发作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他一急汗流得就更多。孙书记问罗所长咋啦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他说昨晚喝多了胃疼，最近经常疼，没事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孙书记说坚持一下，事情过了我会感谢你的。罗铭想拖延一下，等待药性发作，他说书记我看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，看样子宋老板已作了准备，搞不好会出人命呢。孙书记焦虑，说队伍都出来了，还研究个啥。他说耽误一下不要紧，他又不会自己离开房子。一步失误，后悔终身呵。孙书记烦躁，说停一下，都在街边站好，我和罗所长研究一下。罗铭把孙书记拉到街边，两人蹲在地上研究去了。研究来研究去，行动方案更加周密。罗铭也感到药性发作了，突然站起来，两眼瞪得老大，额上青筋绽起，头发耸立，一身筛糠样抖起来，他大叫一声，疼得紧紧抱住肚子，那是真正的疼，万箭穿心般疼，把人的肠子、五脏六腑扯碎撕裂一般的疼，疼得他脸色苍白，大汗淋漓、手脚痉挛，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，不由自主地翻滚起来。孙书记慌了，紧紧地按住他，却怎么也按不住，孙书记急得叫人快把他送到卫生所去，送迟了，怕出人命。

罗铭被几个粗壮的小伙硬拖强拽地弄到卫生所去了，孙书记沮丧不已，脸丧得拧得下水来，出师不利出师不利呵。队伍还在半路就出了这档事，损兵折将还大损士气。

三

孙书记组织的拆房攻坚战终于成功了，事情出乎孙书记的估计，比他想像得容易得多。当镇政府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宋老板的住房开去，宋老板还是被震慑住了。宋老板在楼上看到黑压压的人围住自己的房，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板锄、钢钎、撬棒、十字锹时，看到孙书记黑丧着脸不顾一切的样子，宋老板感到形势的严峻，知道孙书记要动真格的了。早两天孙书记就向他发出过最后通牒，说市里领导要来视察，普竹镇现在拆得乱糟糟的，就因为他一家阻挡了工程，群众怒气冲天，他这个书记无法干了。孙书记说我是以礼相待，礼在